

黄河，伟大的母亲河

朱文杰

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大长河。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亿万年前，远古人类就繁衍生息在黄河两岸。陕西有距今亿万年的蓝田猿人，以及遍布着四千年到六千年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石峁文化等人类活动的遗迹。例如新石器时期的西安半坡人，就是黄河流域氏族部落的代表。陕北神木的石峁遗址则被专家认定为是黄帝创办的都城，传说中的昆仑城。

古代的黄河，并不叫黄河。黄河，在《说文解字》中名“河”，《水经注》中名“上河”，《尚书》中名“九河”，《史记》中名“大河”，《汉书·西域传》中则名“中国河”。

黄河本名中国河。可以说，黄河的名字叫中国。表示出这条大河是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条伟大的母亲河。

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号称万里黄河。这条大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卡日曲，源头是清澈澄明的一汪碧水。流经青海、甘肃时，它的主色调也是青蓝与银灰色的。后来姓黄，离不开黄土高原和人文始祖黄帝。而黄土高原的腹地和中心均在陕西，黄帝陵也在陕西的中部。所以我们可以说，黄河之名得自于陕西。

就同每一片树叶都不会相同一样，世界上的每一条河都会流出不同的姿

态。而黄河以“九曲十八弯”或者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闻名于世。

黄河奔腾，集流汇溪，穿峡越谷，冲出昆仑，九曲回转，横越塞上，到了内蒙古托克旗与山西偏关县接壤之地，原本由西向东奔流的河势陡然调头向南，来了一个90度的大转折。汹涌地自北而南（坐北朝南），竟然在黄土高原上割开了一道巨大深邃的峡谷，流淌成一条金龙狂舞，九五之尊，桀骜不驯的帝王之河。

而奔腾的黄河在北中国广袤莽苍的大地上画出的那最大一道“几”字弯，正好围着陕西的西、北和东，如同流出了一座巨钟的宏大无比。钟里面罩着“三黄二圣”的文脉久远，罩着“秦中自古帝王都”的八百里秦川，罩着十三个王朝建都之地的帝京长安，罩着中国大地的原点。这里面罩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肇始之地的皇天后土，一个民族生存繁衍厚重之地的辉煌灿烂。

黄河裹挟着黄土泥沙博大雄浑的豪气、神气、大气，和以浊而化的金气。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有：“九曲黄河万里沙”，演绎出了水与土浓得不能化解的史诗般壮阔美丽的交响。我们忘不了诗仙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一往无前；忘不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

的《黄河大合唱》首先诞生于革命圣地

延安，咆哮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

我欣赏到巨幅国画画卷《黄河万里图》，表现黄河自青海三江源流经九省区至黄河入海口的全程风貌。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过黄土高原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自然风貌、历史人文景观元素，其中陕西元素众多，如撒落的珍珠，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彩。

令人拍案叫绝的大自然奇观的乾坤湾，这是黄河在流经陕西延川县古延水关和山西永和关一带时，流出了一个龙蛇盘曲状的“S”形大转弯，负阴抱阳，形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太极图造型。乾坤湾位于黄河古道边畔上的河怀村和伏羲河村，附近有伏羲湾，以伏羲仰观天象、演周易八卦而留名。还有漩涡湾、延水湾、清水湾，加上乾坤湾，共在延川境内形成的五道大弯，被统称为蛇曲。因此，秦晋大峡谷延川段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

周易八卦中，每一卦都代表一种事物。乾代表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代表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乾坤湾也成了一种象征，象征华夏民族魂魄的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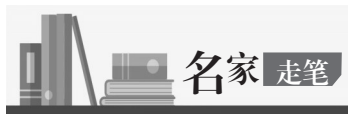
延川县和古延水关得名可能和流经延川的“秀延河”有关。陕北有两条河叫延河，不是流经延安的延河。

陕北高原河流众多，沟壑纵横，无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滔滔大水，流向黄河的那无数条河流中肯定有负载沉重历史文化

的无定河、窟野河、北洛河、延河。延河流入黄河的入河口在延长县。延河《水经注》称之“清水”，延河和高耸入云的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标志物。延河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母亲河”。延安，三山对峙，二水相绕，以一种庄严雄伟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她是黄河中游最耀眼的明珠城市，也是中国革命走过曲折、英勇奋斗、走向胜利的标志。

仰望延安的宝塔山，会产生一种“双手搂定”的冲动。就不由想起了“延河流不断”“宝塔映朝阳，延水金光闪”。还有“万众瞩目”的清凉山，“花篮花儿香”的南泥湾，独具特色的延安土窑洞，安塞的腰鼓、剪纸和农民画，宜川那号称“黄河奇观”的壶口瀑布，以及骑龙飞升的轩辕黄帝，五千年中国人文始祖陵寝的黄帝陵。

巍巍的宝塔山，耸立如灯塔，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滚滚延河水，奔腾不息，好似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不可阻挡。



诗歌天地

蝉鸣时刻

陈冰霞

从地下封闭的泥土而来
从三百六十五个晨昏而来
从三百六十五个暗无天日而来
栖身枝丫，餐风饮露
鸣响盛夏的浓荫蔽日
“知——了——”“知——了——”
雨水般密集，短促三两周生命历程
抱紧枝桠，把人间苦苦警醒
铺天盖地，声嘶力竭
层峦叠嶂，前赴后继
天地间宏大的生命交响曲
薄如蝉翼，执着于树的它们
看不见的飞翔，竭尽全力的它们
胸怀自然歌尽而亡，或者
生生被擒成为他者口腹之物
欲整面前怎能找到彼此相安的姿势
一种事物消逝，是为一种事物存在
草木缄默不语，头顶云霞奔赴典藏
世间所有交响抵不过一声蝉鸣
万物葱茏，星子把脸庞埋进云翳

半夏花开

孟夏

一切臻于极致。天热、物燥
太阳火辣得很是嚣张，开启烧烤模式
肆意泼洒的雨，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花花草草，张扬着无限的蓬勃
田地里，每一棵秧苗都铆足了劲
蝉也开始鼓翼而鸣，像
一群不懂事由着性子的孩子

激情遇上激情
在炎炎夏日
爱，就会爱得轰轰烈烈
恨，可以恨得彻彻底底
半夏花开，爱与恨
都在清热解毒的花语里

夏日乡情(外二首)

方华

一只蝉
唱高藤蔓上攀缠的日子
阳光点燃节气
熏热醇香的农事

草丛中
一顶草帽遮住七月的梦
三两声虫吟里
谁在听故乡的私语

夜

青草掩盖的小径是蓝色的
遥远的山岗是蓝色的
崖石是蓝色的
茅草的小屋是蓝色的

在一片蓝色之中
走过谁的童年
它小小的背影
是泛白的乡愁

丝瓜架下

那些旧时光
沿着回忆的高度攀援
缠缠绕绕地
开出一串黄花

有风拂动思绪
在藤蔓和草叶间跳跃
将细碎的日子
筛落成一地阳光

架下的光阴
被一两声虫鸣唱斜
浅浅的一杯夜色
醉了岁月

季节的一幅写意图
不经意的几笔
把谁心底里的乡情
勾勒



日出云海

鱼峰 摄

山水名城瓦窑堡

王进邦

我家门前有一座很高的山，叫躺牛山；躺牛山西南方向有一道梁，叫柠条原。记得小时候，太阳总是从躺牛山钻出来，越升越高，飞过头顶，又慢慢下滑，挪到柠条原，最后就钻进原梁背面去了。

天晴时，太阳每天总是这样飞行。每当太阳钻进柠条原的时候，就会有一颗只发光不发热的太阳，躲躲闪闪地从躺牛山钻出来，妈妈说那是月亮。同时，还有无数小亮点给我眨眼，姐姐说那是星星。

那时我不懂什么太阳月亮，以为是谁在躺牛山点着了火，火团经一天的飞行，飞到柠条原、钻进梁背面就熄灭了。我又想，当月亮钻出躺牛山的时候，拿上个钩子，跑到躺牛山，趁月亮猛不防时把它钩下来。然而，月亮常常羞羞答答到晚上才露面。没人带，我一个人不敢黑天半夜去躺牛山。所以直到长大，我还去躺牛山钩过月亮。

五六岁时，父亲要带着我去柠条原点豆豆，我高兴地直跳。倒不是高兴点豆豆，而是老盼太阳飞回柠条原跟我玩耍。可结果却常使那个年龄的我失望透顶——太阳从来不在柠条原歇脚，从不理我。它总是悠悠地飞到极远极远的地方，钻进一团灰黑黑的云团里。我好奇地问父亲：“那团钻进了太阳的黑烟云在哪里？”父亲随口说：“那里是瓦窑堡。”于是，从那时起，在我的印象里，瓦窑堡就是一团黑烟云，黑云团是太阳盖的被子。

化的想象不攻自破。幼时常去的柠条原现在也去。每次走到柠条原，我也情不自禁朝瓦窑堡方向观望。小时候望到的那团黑烟云，已经不知何年何月消失得无影无形。时过境迁，再也找不到幼时那些奇妙的感觉。尔后亲身走进瓦窑堡时，才知道那里是住着20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不由回忆起自己幼时，父亲说柠条原正西方那团灰黑色的云团是瓦窑堡。回想起来，倒也趣味绵绵。

“过了清明节，要刮45天摆条风。”有一年的清明节，半夜起了西北风，到早晨刮成黑风。刮着刮着，早晨变成黄昏，家家户户点着了灯。天黑地暗半个小时后有了光，但沙尘暴铺天盖地直刮到又一个半夜。之后，三天一场黄风，五天一场黑风，一直刮到立夏。

以前瓦窑堡上空那团黑烟的出现，除了当时普遍广种薄收、植被破坏严重、沙尘暴肆虐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这里当时出产一种天下名煤。有一句俚语说：“清润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种地下黑金供给瓦窑堡温暖的同时，也对瓦窑堡上空那团黑烟起了催化作用。当时，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瓦窑堡几乎炊烟不断。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的浓烟，悬浮在瓦窑堡大气层下面终日不散。后来又增加了两股工业浓烟——瓦窑堡东边的水泥厂一团白烟柱直冲天顶，西边的炼铁厂一团黑烟柱直冲天顶。远远望去，大人说黑烟团那里是瓦窑堡，小孩以为黑烟团就是瓦窑堡了。

黑色极容易使人联想到地狱。可当我来到瓦窑堡城里，却偏偏看不见黑烟团了。只会觉得太阳没一点光线，终日阴气沉沉的。

倒不是我是一个盲人，看到哪里都是一团漆黑。实是因为后来在家乡的柠条原望到瓦窑堡上空的天渐渐变蓝，触景生情，才记起幼小时望到的那团黑烟云。当时那个瓦窑堡真的是黑山黑水黑瓦房，灰天暗地万物黑的一个城市。最令人讨厌的是城区那些黑水，当时城区的水域污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城区河里的水比墨汁黑得多，根本谈不上是水。黑河黑水里常泡着死猫死狗死鸡死猪。河道里很多地方都是绿头苍蝇的大食堂。那时居住在瓦窑堡的人们，因为整天生活在灰暗的天空下，身上免不了有一股子灰。想清洗一下，河里是臭水，井水比油还缺。而且越洗越灰，只能任其灰去。

那时瓦窑堡的所有动物，都是黑蹄黑爪黑尾巴。偶尔碰见黑猫叼个黑老鼠，还会以为城里的猫吃黑煤块呢！那时这里的黑，在鸟类身上表现得最明显。鸟类生活在野外，随处可见。人们把白鸽子认成黑斑鸠，把花喜鹊当成红嘴乌鸦是常有之事。十分有趣的是城里那些灰不溜秋的小麻雀，它是鸟类的旺族，无处不有。它在马路上觅食，人们觉得黑石子会跳；它在树林里说悄悄话，人们觉得是黑果子在调情；它们在大树上七嘴八舌开麻雀会，人们会错觉成满树

的黑叶学鸟叫；它们成千上万飞向谷田去会餐，好像天空突然飘来无数会叫的黑雪片。城里的黑，既黑得古怪又黑得可爱。如果人们遇见雀鹞子叼一只只会叫的小麻雀，还会当成雀鹞子吃碎煤渣呢！

我初进瓦窑堡时，不知不觉把城里的万物，和家乡望见的灰黑色云团连接起来。如果那时，把瓦窑堡堂而皇之地取名为“山水名城”，实在有点牵强人意。那么把现在这个瓦窑堡取名为“山水名城”就有实际意义了——高大的楼群代替了低矮灰暗的黑瓦房不消说，最难能可贵的是改变了这里的山和水。黑风停止，沙尘暴消失，天空变蓝。当年的那些臭水沟，现在像玻璃镜，也像绿绸子绿缎子。当年那个灰黑色的瓦窑堡，越来越山明水秀、风景如画了。如果你还半信半疑，只要你往妩媚诱人的龙虎山上一站，朝你脚下的瓦窑堡全景一看，立刻就有了走进瓦窑堡，如在画中游的感觉。

几十年前，有一个稚气十足的幼童，站在荒凉的柠条原望着想象着奇妙幻化的瓦窑堡；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土气十足的年轻人，时时观察思考着已经有了山水名城雏形瓦窑堡；今天，有一个将登耄耋之年的老人描写着真实的山水名城瓦窑堡。那么，百十年后站在仙境一般的柠条原观望仙境一般的瓦窑堡的幼童会是谁？建设最妩媚诱人的瓦窑堡的设计师会是谁？写出最具真情的山水名城瓦窑堡文章的作者又会是谁？

楊家嶺

